

栖霞晨课

● 李唐诵

秋天的栖霞山，景色大美。
夜宿栖霞古寺，犹如狂涛中的航
船，泊进安静的港湾。

南京人有福，于喧闹与繁华
中，得此清净自在的场所。于此
夜宿，想不做个好梦，都是办不
到的。满山遍野的秋天，在古寺
的围墙外汪洋恣肆、波涛汹涌。
枫树着一身红色旗袍，展示江南
女子的高挑娇媚；银杏叶用透明
的金黄，在枝桠间招摇，在空中
蝶舞，在地上静穆；连最常见的
香樟树，也为这片堪称“南京之肺”的清
净之地，擦上淡淡的清香。

在我清梦香浓之际，有泉水
在山间潺潺流淌，有秋露在白草
上凝结成霜，有鸟儿在枝头上梦
呓，有夜奔的松鼠在月光之下从
这棵树跳到那棵树，还有不知名的
虫子在深一声浅一声地吟唱着，
这是蛰伏之前最后的演出。

世界奔腾不息，每一种生物
都以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
包括我，在古寺干净整洁的床上，
用呼吸和美梦跟世界对话。

人过四十，好像把什么事情
都看透、想通了，顺其自然，一
切随缘，不强求，不拒绝，每天
慈悲喜色，宽厚待人，乐于奉献，
在给予别人微笑的同时，感受到



一份温暖。当然，我还有一个心愿，趁年华正好，把之前想做、能做、允许做、还没有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尝试一遍。在这之前，我只在寺庙里住过一宿。那年高考前夕，父亲带我到一座离家很远的寺庙许愿，是夜大雨，住通铺，一夜好梦，天明风过云收，那座寺庙的寺僧闭门做晨课，凡俗众人只能隔墙听佛音。

带队的文友说，我们将作为贵客，受邀参加古寺晨课。回想起当年隔墙听佛音的情景，心头顿时有一种被接纳的幸福感。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五点钟出了客堂，抬眼望，满天星斗，微凉的空气清新怡人，带着山中花草的香气。寂寂的古寺中，但闻一串串走路的声音，灯光黯然处，不见人影。走近毗卢宝殿，才知所有的脚步都奔宝殿而来，是寺内众僧及少量宾客。

殿内灯火通明，毗卢遮那佛端坐莲台之上，慈眉善目，俯视众生。众僧及宾客各有其位。宝殿外几声云板响过，宝殿内悠扬的磬声响起，一僧引颂，仅起一字，第二字即众僧合唱，整个宝殿都是诵经之声。宝殿穹顶高阔，混响和回音犹如音乐大厅。所诵皆梵音，而非汉语，除“南无”和“唵嘛呢叭咪吽”清晰可辨，其余的，我几乎一个句子都听不完整。只有一部经卷，从音韵上推测，也许是《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听不懂有什么关系呢？佛经是心与心的沟通，有音韵，有节奏，有虔诚的情态，有庄严辽远的声音，一切都是可以用心来感受的。

无丝竹伴奏，仅钟、磬和木鱼间或敲打，每个僧人口中都像有一片穹顶空阔的天空，嗓音在口腔和鼻腔的共同协作下，旷古高阔，醇厚干净，充满雄性的魅力而无雄性之躁动，洒满阳刚之光明而无阳刚之冒失冲动；或疾或徐，或扬或抑，或高或低，抑扬顿挫，汨汨滔滔，静若万川之

月，动若潮涌潮奔，聚若百川归海，归若山鸣谷应。

齐颂之中，众僧还注意到不同声部的配合，不同音色的协和互补。晨颂的佛经犹如一首首乐曲，即使听不懂颂词，也能感受到乐曲的饱满和丰富，能感悟到佛经的慈悲和阔大，能体会到众僧之无欲无求与虔诚纯粹。每一卷经颂，都堪称天籁。

在诵经声中，我想起昨日于古寺后院所见，建于隋唐时期的舍利塔和千佛岩上的诸多佛像，均为栖霞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一千五百多年来，经历无数地震和战火没有坍塌、毁坏，却于上世纪被一群统称“红卫兵”的人，以革命的名义将之损毁成残垣断壁。至今，这一代人很少有忏悔者，这是这一代人的耻辱和悲哀。最近读了一本叫《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书，书中有一个颇为著名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如果在某种观念的蒙蔽下，做了当时认为最该做、而后用历史眼光打量却完全错误的事情，倘若真诚忏悔，是能够获得原谅和宽恕的，因为他们只是原罪的执行者，而非原罪本身。受伤的佛和塔好似某种昭示，时时警醒人们：作恶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每一个时期、每一个人都有作恶的可能，应常怀警戒，常持戒心。受伤的佛和塔还昭示人们，把一切恩怨仇恨写在沙滩上，怨起怨灭，宽恕一切，切莫冤冤相报——如果一个人死抱着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隶——连诸佛受了如此侮辱，还能微笑依然，你我凡俗众人还有什么心结、什么高坎儿不能打开、不能跨过呢？

在诵经声中，我想起自己。一个西部山野孩子，起于芥末之微，摸爬滚打，跌跌撞撞，受了多少关照和恩惠，又沾染多少世俗的灰尘。这么多年来，不改初心，一心向善，万事随缘。别人都说我脾气好。谁知道我心中有一份永远的愧疚。早在1989年，我替一同学进城卖米，报酬是两元钱。买米人是一干瘦的老者，六七

十岁，双手颤抖不停（后来知道是帕金森病）。米价多少忘了。当他抖抖索索交给我一卷钞票，我发现他把其中一张五十元当十元钱了。就在一念之间，我接过钞票，迅速跨上自行车飞奔出城。出城之后，在路边撑起自行车把钞票取出来数了两遍，确定那老者确实把一张五十元当十元给我了。刚才的发了横财般的兴奋劲儿没有了，心中只有懊悔。那时候，中学教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百多元，四十元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这位干瘦的老者说不定为此会受老婆的恶气，遭受儿女的责怪或媳妇的冷眼，即使这些人都不责骂他，他还有自己心头的那道坎儿呢……无法想象。良心促使我又骑着自行车进城，在刚才卖米的地方，拥挤的人群中，再也不见老者的身影。等了一阵，也不见。后来又去过几次，再也没碰上那老者。人生的过错，常常生发于一念之间。我在用一生的行动，来洗去这份愧疚。自此以后，每到事情关头，我总要先问自己：“可以这样做么？”这么多年，我秉持“退后半步做人”的原则，让我享有好脾气的名声。别人说我有佛相，我说，人人心头都有一尊佛，只是有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在诵经声中，我想起文学。从世界范围看，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都跟宗教密切相关。没有宗教的文学是不可能的。在一些国家的特定时期确实存在过没有宗教的作品。用历史的眼光审视，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宣传品，跟文学无关。文学无法完成对人的终极关怀，而宗教完成了。我从未沉浸于任何宗教，甚至没有认真研究过，但我不拒绝任何宗教。读过一些相关书籍，发现世界四大宗教都坚持因果，秉持善念，圆融众生，宽恕一切。

在诵经声中，我还想到我们这个民

族。我们这个民族是个讲究内修的民族，普遍认为不管红尘如何变幻，只要自己内心还能坚守底线就行了。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民族中有更多的人不仅仅自己坚守底线，还能通过自己或自己参与构建的制度，让整个社会都能在没有第三方监督或监管的情况下，自觉遵守准绳、坚持底线，我们这个民族才能雄踞世界民族之林。没有道德和灵魂上的飞升，再有钱，都是小国寡民。等待是没有用的，抱怨是无能的表现，从我做起，从点滴开始，你亦可兼济众生，亦能救人苦难，使人珍惜当下的幸福，让人迷途知返。

在华妙庄严的梵音中，我思绪纵横，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和洗礼。作为一个作家，从佛教中吸纳于文学有益的营养，是必要的。当你新打开一扇窗户的时候，必然会发现一窗不同的美景。

感谢上苍，让我拥有一双善于聆听的耳朵。耳朵里有一条通往世界的小径。就在头一天，在栖霞寺千佛崖最大的洞窟三圣殿前，遇一年轻人在洞窟前唱诵《六字真言颂》。三圣殿穹窿高大圆阔，混响和回音，使唱诵更加悠扬婉转。我决定晨课结束后，到那洞窟前用蹩脚的嗓音唱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晨课结束，出了宝殿，东山背后，朝霞满天。新的一天开始了。对，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美好的早晨，让我们一起欣赏天地的美妙，感悟人世的温暖；让我们一起秉持善念，做一个积极奉献的人，欢天喜地地生活在天地之间。

【作者简介】李唐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丽日红尘》《风月》《某年某月某一天》等。